

此情不关风月

郭宝林 / 著



出版
社
NATURE AND
NG HOUSE



此情不关风和月

郭宝林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不关风和月/郭保林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06-5561-0

I. ①此… II. ①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8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文采斐然、极富有艺术特色和可读性的专题性散文作品集。

全书 22 篇作品,作者轻轻掀开历史的一角,触摸到唐宋明清文人雅士的情感世界,进而梳理他们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本书解读了隐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生命密码,揭示了中国文人雅士一种深隐的性文化意识、遥远的思想渊源及其士林风尚。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到宋朝一代文豪苏东坡及其“苏门四学士”;从大明王朝黄昏的江南士子与秦淮名妓浪漫纠葛,到清代的文章俊彦,风流才子,游冶于歌台舞榭,缠绵于翠袖红裙之间。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

这部作品笔触细腻,词采斑斓,以诗化的语言,月旦人物,纵横古今,并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诠释。

目 录

白居易：	未成曲调先有情·····	001
元稹：	风流才子多春思·····	012
刘禹锡：	道是无情却有情·····	022
杜牧：	风流潇洒走一回·····	030
薛涛：	秋月春风等闲度·····	041
鱼玄机：	绚烂的生命之花·····	049
李商隐：	漂泊的流莺·····	058
温庭筠：	右边的关门人·····	068
柳永：	奉旨填词 浅斟低唱·····	077
欧阳修：	风流太守 身醉金钗·····	088
张先：	人生无物比多情·····	096
苏东坡：	不携名妓即名僧·····	105

目 录

黄庭坚	情在两山斜叠	118
秦少游	人到情多情转薄	124
周邦彦	折尽春风杨柳烟	135
唐伯虎	才子佳人渐相知	143
钱谦益	折柳章台也自雄	156
吴伟业	云踪雨迹故亦然	165
龚鼎孳	后庭花落肠应断	174
袁枚	柳条折尽花采尽	184
郑板桥	画兰画竹难画人	194
龚自珍	浮泛情海弄潮儿	204
后记		216

白居易： 未成曲调先有情

—

在中国历代文人的队伍里，白居易为官为文都是成功的，他的官运亨通，仕途畅达，在云谲波诡的宦海里，他没有蹭蹬，没有侘傺，一路绿灯，三登科第，翰林学士，左拾遗和地方官做了一大堆，且处处留有政绩，政声颇佳；他名满天下，诗文之丰，流播之广，创唐朝诗人之最，仅就那些关心民瘼，抨击黑暗的《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还有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琵琶行》，就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有不容置疑的地位，把他的灵牌和李白、杜甫并排在一起，成了唐朝三大诗人之一，享受世代文人墨客的香火，也并不显得寒碜。白居易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民的歌者”，关心体恤弱势群体的“进步作家”，他头上的光环十分耀眼。他和杜甫是老乡，也像杜甫一样憨厚、正直、纯朴，犹如中原大地一样厚实。这是我读书时代留下的印象，我曾对他老人家尊崇至致。你李白被誉为诗仙，写了那么多诗歌，有几首是歌颂下层劳动人民的？你杜甫体恤百姓，抨击黑暗，留下什么政绩工程了吗？我白居易的西湖白堤至今还造福一方！

然而当你揭秘白大诗人生命档案，复原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发现“伟大诗人有其不伟大的一面。”他既崇高又卑劣，既伟大又渺小，既高洁又齷齪，创造的激情和肉欲的放浪，极其和谐地赋予同一个生命。

这使我想起徐志摩在介绍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文章中所云：“他的生命只是一个感官的生命，自然界充满神秘的音乐，他有耳能听精微的色彩，他有目能察馥郁的香与味，……他的性欲特强，这是他的全部人格的

此情不关风和月



枢纽,他艺术创作灵感的泉源。”并说,他性欲的冲动,是解放他天才的大动力,自此开始了他创造的生命。

将这一评价移到白居易身上,恰如其分。白居易三千首诗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艳诗、淫诗,也创造了唐朝诗人之最,他生活奢靡,作风糜烂,实足的“流氓才子”,性变态者。我这样评价老爷子是否是亵渎古人,颠覆文学史了呢?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其实白老爷子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大唐的律条,也没有撞破唐朝的道德底线。

白居易生活在中晚唐时期。大唐的太阳已夕阳西下,唐朝的诗歌精神已走向颓靡,世俗之味和享乐(淫乐)之风已弥漫在士大夫阶层和上流社会。当一个社会的精英开始堕落腐败,这个社会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大唐的晚钟已经敲响,苍凉而悲戚的哀音已隐隐传来……

白居易不像杜牧出身高贵门第,他自幼饱经忧患、贫寒和孤独。为了逃避灾荒和战乱,饱尝人生艰辛。白居易少年时期曾流落宣城,得到安徽观察史崔衍的帮助,前往长安应进士考试。那时他刚满十六岁,这之前他就写了许多诗篇,但没有名气。为了得到前辈诗人的提携,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门人递上白居易的诗卷,顾况一看“白居易”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很瞧不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拒绝他,但态度很冷淡。见到白居易开口便说:“白——居——易,你可知道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呀!”白居易顿时一脸羞涩,不知所措。顾况随手翻阅着白居易的诗卷,不觉愣了下来,立刻被许多动人的诗句吸引住了。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十分震惊,他反复吟咏,非常赞赏。顾况幽默地改口道:“有诗如此,居亦不难了!”

那时候白居易还是积极向上的青年诗人,他没有因顾况夸奖而沾沾自喜,更加刻苦勤奋,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他一边苦读诗书,一边拜访名人,登临名山胜水,丰富自己的阅历。

功夫不负苦心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参加进士考试,榜列第四名。按照唐朝的制度,中进士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犹如今日大学毕业生,不管学士、硕士、博士,要想当公务员,还要经过国家公务员笔试、面试,合格后,方可录取。两年后,白居易考中拔萃甲科,后遂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唐代的所谓秘书省,实际上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官职非

常低微,而且工作量也不大,大半时间无所事事,白居易也感到苦闷。和他同时参加吏部考试的,后来成为他的密友的元稹,也考上了秘书省,当上了校书郎。三年之后,朝廷举行制举考试,即通过试“策”,选拔行政人才。于是元、白二人辞去校书郎,跑到长安郊区华阳观,闭门读书作文,为应试做准备,他们“闭门累月,以揣摩当代之事”,就是准备时事政治题论文。经过策试后,元稹入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成绩不如元稹,入乙等,只好到长安郊区当了一名县尉。

不管官位如何低下,白居易总算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二

白居易在仕途上一生是比较畅达的,随着政治前途的上升,他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无论做京官,或是放外做地方官,不像苏东坡、秦少游那样坎坷,屡遭贬谪,更不像柳永那样走投无路,投身风尘,体验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们的悲欢忧戚。白居易一生几乎是和妓女声色相始终的。随着官位的升迁,权力和财富的提高,他不仅蓄有大量家妓,还四处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妓女,也就是说他一生和数以百计的妓女有染,走一路,嫖一线,停一站,嫖一片。有学者和文学史家为其辩护:“在黯涉无常,险恶污浊的宦海风波里,诗人感到前途无叵测,吉祥难卜,只有在与那些北地胭脂,南国金粉诗酒流连相处时,才会感到心境恬然,俗虑都销。”白居易仕途上一帆风顺,即使放外也不属于排挤、打击,而是正常的组织调动,谈不上仕途坎坷,官场侘傺。

唐朝的文人都有点自由化,这不仅表现在“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抗上情绪,独立不羁的精神,更多地表现性生活的随意,淫风荡漾。到了宋朝就不行了,朝廷有禁令公务员不得与官妓通奸,文字狱也大兴起来,苏东坡是最大的受害者。宋朝的诗歌精神逐渐衰退,最后由词取代。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但盛唐遗风却丝毫没减弱,一是游宴聚会之俗,就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二是青楼买唱之风日趋严重,即公款嫖娼已蔚然成风。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实这种风气不仅京都盛吹,连老少边穷如吕梁山区,文人也不示弱。晋公裴度于某年三月三日举行禊事,召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位名流于洛滨修禊,“合宴于舟



中,自晨及暮,前水嬉,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这不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崇的“金谷游”和王羲之的“兰亭之会”,文人雅士集会只是“一觞一咏,诗酒风流”。而唐代的游宴内容丰富得很,其重要的一项是狎妓,玩女人。白居易曾写诗记录了这次游宴:“……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白居易自从走上仕途,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官场应酬,眼花缭乱,身边香风袅袅,五色迷眼。他曾写诗感慨道:“昨日山水游,今朝花酒宴”,丝竹歌舞,美酒佳人,这是当时士大夫上流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游宴在唐代往往少不了妓女的点缀。娼妓之多也是唐代一大社会现象。宫廷有官妓,州县有官妓,军营有营妓,富贵人家有家妓……都市之中卖艺卖身的各色妓女,构成唐代社会一道斑驳陆离的风景,也是十分浓郁的性混乱现象。

食、色是人类的本性,一旦失控又变人性为兽性。妓女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女人可以将身体某一部分器官作为商品出售,但她们是吃青春饭的,一旦人老珠黄,只能老大嫁作商人妇了。

妓女们作为娱乐的工具给诗人留下美好的瞬间回忆,妓女作为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极为丰富的人,进入诗人的视野和人生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于是情诗、艳诗就在此香巢暖榻中产生了。此时的白诗人再也不会写诗揭露社会的黑暗了,因为他已成为制造黑暗的一分子了,所以诗人眼里皆是“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寓居同永庄,幽会共平康”(平康是唐都长安的红灯区),“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彩帷开翡翠,罗荐拂鸳鸯”。

由此我想到艺术家是怎么延生的?灵感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极其奥秘的,既是一种精神现象,又是一种生命现象,男女间肉体的接触,一个美女的出现,一朵落花的色与香,溪流静静的喧哗,临风依依的柳丝,随风飘飞的杨花,夕暮的归鸟,晚天的云霞,缠绕树上的藤萝,凸兀的岩石,都呈现出一种难以诠释的神秘性,不可思议的启迪性,它会使你顿时心灵震颤,眼睛倏地一亮,血液陡然加热,流速加快,辐射出你天才的光芒,释放出你想象的潜能,显示出真与美的色彩,这是艺术的觉醒,也是生命烈焰的燃烧。

白居易有一组诗名曰《新乐府》，写于元和四年，时年三十七八岁，那些同情百姓，体恤下属，抨击黑暗的诗篇如著名的《卖炭翁》、《杜陵叟》、《红线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白居易赢得现实主义诗人桂冠也盖出于此。那时候白居易仕途尚未发迹，官职卑微，经常接触的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对民间疾苦深有体验，再加上他本人青少年时代流离漂泊之苦，苦难情结在心中还未融化，也就是说他良心未泯。做一位社会精英的诗人还有点社会责任感，所做《新乐府》都真实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不公，黑暗和腐败，白居易也得到社会的尊重。

白居易一生存诗三千余首，但讽喻诗，也就是暴露社会黑暗的诗篇仅170首，占总量百分之二十多一点，他大量的诗篇是属于艳诗、应酬诗，即使这170首讽喻诗中，也有不少写妓女的诗，抨击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淫乐，使多少女子断送了青春和幸福。反躬自问，你白诗人又怎么样呢？你不也是左怀红，右抱绿，薄薄衣衫透出香艳艳的体温，整日和这些妓女——被侮辱被损害者淫言蝶语，浪笑嬉逐，浅斟低唱。白居易曾不无自豪地说：“翩翩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身处此境，哪还有忧患意识？还会想念到风雪严寒中的卖炭翁吗？还会关注在饥饿中挣扎的庄稼老头“杜陵叟”吗？白居易在贬谪江州司马期间，曾经深为叹息：“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为失去都市生活的犬马声色之娱而感到遗憾和悲叹！

刘禹锡曾用调笑的口吻写诗赠与白居易：

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
诗情逸似陶彭泽，斋日多如周太常。
吃吃将心求净法，时时偷眼看春光。
知君技痒思欢宴，欲倩天魔破道场。

这首诗讽刺了白大诗人思想的颓靡，灵魂的肮脏，只知道追求肉体快感，精神刺激，“但醉眼前，莫闻身后”的贪鄙淫邪心态。

白居易发迹在长庆之后，官职一路飙升，最后当上元稹曾做过的监察



御史。虽然是部级干部,却是管干部的干部,手握全国各级官吏的荣辱升降。

权力是为民造福的公器,也是将人变成厉鬼的魔棒。

白居易随着官位升迁,物质生活日益奢侈,思想意识也日渐颓靡,追逐女色,纵情淫欲的恶劣行为也尤为严重。他的精神由溃疡而迅速腐烂,完全由一个“人民诗人”堕落成了流氓文人。满眼是美酒佳丽,耳边尽是管弦丝竹之声,卖炭老翁啼哭叫寒的呼声,杜陵老汉的哀怨之声,织毯女的啜泣叹息早已远逝而去了。

有论者为其辩护,白老爷子是“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个性的自由”,他讲究物质享受是追求与自己的地位、身份、趣味相符合的文化娱乐活动。对感官刺激的迷恋和追求,对自然人性和人间情爱的追求,已构成白居易精神层面一个重要砝码。

白居易的堕落固然是时代的悲剧,社会制度的因素,但不可否定主观因素起着决定作用。我们不要求古人一尘不染,坐怀不乱,因为中唐已不是盛唐。盛唐时期,诗人们骏马雄鹰,美酒功名,积极进取,慷慨壮烈,把任侠使气的个体精神融进为国效力,致君尧舜的爱国主义激情中,他们不是不写一己的哀愁悲怨,而是这种情绪都渗透在“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功业理想之中。那个时代的诗人对自己定位很高,完全超越了一个普通“公民”的视野,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又是高举时代大纛的旗手。到了白居易时代,享乐主义,颓废萎靡,市民俗气已弥漫朝野上下,沉湎于酒色声歌之中,流连红裙美眉之间,已成为士人的风尚。白大诗人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顺其流,扬其波,成为情天情地情海的弄潮儿。

道德、良心,不过是亚当夏娃赤身裸体的一块遮羞布,用以平衡心灵的扭曲和变态。人类文明主要功用之一,便是充当这块遮羞布。白居易时代,连这块遮羞布也撕去了,这是文明的倒退。

四

白居易人生最潇洒的时光是在苏州、杭州度过的。此时白老爷子已逾半百,也许他饮食好,胃功能、肾功能也非常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时期的白居易已成为狎妓成性、生活糜烂、十足的“问题诗人”了。

这里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是一把手，随心所欲，任情纵横，又无人监督，在他这一亩三分地里，哪个美女能逃脱他的手心？我们已经说过白老爷子嫖娼狎妓，这固然由社会风气所致，更重要的一点怕是他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期受过太多的磨难，过多的困苦，这是他心灵上永远的痛。一旦当了官，有了权，其贪婪、腐化、堕落，比起富贵家族出身的干部更疯狂，更猖獗，更下作。好像上辈子社会欠他太多，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捞取过来，而且成倍地获取。不贪白不贪，不嫖白不嫖，不花白不花，白老爷子深知权力的重要，也深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

在那个时代，女人和玉帛一样，女人就是财富，多多益善。白居易家妓也很多，足有一个加强排，这些妙龄女郎既做家政服务工作，又卖身为妾，还要当歌女舞女。看来白家的家妓大多是美女加才女。白居易曾有诗云：“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到了古稀之年，还写诗道：“逢春不为乐，但恐是痴人”。有两个家妓深受白居易喜欢和宠爱，一个叫樊素，一个叫小蛮，这两个女子身条婀娜，面容姣美，肤如凝脂，又聪明伶俐，善歌善舞，白老爷子视为掌上明珠，曾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此时的白居易已年过花甲，身染重病，时至暮春三月，花落花残，想起樊素曾陪他度过的美好时光，不觉伤感。白居易对家妓，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喜新厌旧又是人的本能，白居易的家妓每三年更换一茬儿，那是因他玩腻了，烦了，要寻找新的刺激，新的感觉，他曾无耻地说：“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68岁那年白老爷子大概玩腻了小蛮的杨柳腰，亲够了樊素的樱桃口，突然把她二人遣散了。谁知没有多少时日，深感后悔，整日闷闷不乐，茶饭不思，立即命令门人买了一位名叫都子的美妓，白老爷子高兴至极，灵感忽来，又写诗称赞都子。

苏州是吴越烟花之地。吴娃越女，佳丽如云，白居易如鱼得水，天天巫山云雨，夜夜汗浸罗帷。“萍醅箬溪酒，水会松江鳞。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白大人整天冶游在妓女丛中，时时与笙歌妓乐为伴。他在《杨柳枝十二韵》中，用生花妙笔写下“洛下新声”，极言歌妓妖娆体态，与柳丝一样柔软婀娜，那歌声又如莺语燕喃，美妙悦耳。

妓女作为淫乐工具给白诗人留下美好的瞬间，妓女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极为丰富地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和人生体验，成了他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于是大量的情诗艳诗喷涌而出。



白居易醉情风月和元稹略有不同。元稹纯粹是玩弄女性，对谁都没有真情，即使对薛涛那样的名妓、名诗人也是玩够了就扔掉，始乱终弃是元稹的一贯作风。什么做爱时的山盟海誓，言词凿凿，早在追逐新欢时忘得无影无踪。白居易稍好一点，他笔头子很勤快，他与妓女交往时，大量地记述了她们的美貌、舞姿、舞态，体味她们的悲欢忧戚。他不惜笔墨把男女鱼水之欢，云雨之情，淋漓尽致，原汁原味地描绘出来，表现对于情欲的沉溺，表现出世俗、庸俗、热烈、贪婪、狂热，毫无顾忌，毫不含蓄，可谓登峰造极。这些诗有些雷同化，翻来覆去，总离不开云鬓、雾鬟、香囊、银烛、粉黛、彩帷、春心、醉眼、莺啼、娇柳……柔弱无骨的陈词滥调，毫无思想意义、艺术价值。

五

新月初上，渔火隐隐。西湖五月的夜晚，真是良辰美景，凉飏轻拂，细波粼粼。一只画舫放逐湖面，一舟灯火，满船淫言浪语。这就是白诗人在西湖冶游的一个镜头。他在杭州当一把手时，他竟然携带着十几个花枝招展的妖艳妓女，乘一只画舫在湖上玩了五六天，玩得天昏地暗。如果让白居易当皇帝而不是唐明皇执政，“安史之乱”会早爆发十年，大唐帝国的江山绝不会支撑290年。他会像隋炀帝一样，会像陈后主一样，会演出酒池肉林一幕幕荒淫的丑剧，最终被部下杀死。

看来出身贫寒之家，即是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士大夫，一旦失去儒家思想的约束，失去社会制度的监督，不仅会迅猛地沾染上城市生活的世俗气息和享乐主义，而且会变本加厉，更疯狂、更贪婪！因为他的身世已化作他腐败的原动力！

追求物质生活享受，追求声色肉欲的刺激，正是蜕化变质的白居易的主要乐趣和终极目标。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他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宾阁玳筵开，通宵递玉杯”，白居易还毫不避忌地写道：“翩翩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馆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白居易在杭州五年，极尽宦游之乐，品尝了苏杭绝色佳丽，还寄诗告诉好友元稹：“五宿澄波皓月中”，真是不知人间之羞耻！

纵欲放浪,狂游狎妓已成为白居易生命的组成部分。翻开白居易的诗集,妓女这个词出镜率极高,创历代诗歌之最!

白居易到了人生暮年,本性不移,色欲不减,征歌逐色,狎妓燕乐仍不减当年,甚至耳聋眼花,还念念不忘厮混于妓女丛中,有诗为证:

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

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

.....

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

.....

灯下青春夜,尊前白首翁。

且听应得在,老耳未多聋。

不但欣赏弹筝人之艺,且兼赏弹筝人之色。对于久历芳丛中的白居易正是嗜色如命,名符其实的“性变态”了。

我漫步西湖岸畔,凉风习习,碧波澹澹。脚下便是“白堤”,是白大人任杭州太守留下的政绩工程,世人称颂白太守勤政爱民,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些好事、实事,这白堤便是白诗人的纪念碑。其实越腐败的贪官污吏,越要大搞形象工程,以此遮人耳目,赢得民心。白老爷子那些吃喝嫖赌,淫乐成性的劣迹都不见了,都省略了!历史太健忘了,老百姓太宽容了,也许在民工挥汗如雨修堤之时,白老爷子“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说不定还挪用工程款以饱私囊呢!

六

陈寅恪先生认为:“以帮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娼妓文学殊有关联。”

唐宪宗时期,“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稍有稳定,朝野上下得到短暂的喘息。唐德宗为了粉饰太平,默许嬉娱游乐,肆无忌惮。至晚唐这种恶浊风气更加浓烈,崇尚文词,矜诩风流,政局腐败,士人征歌逐色,以此麻醉自我。唐德宗时代,白居易正处青少年时期,他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朝代，政局跌宕，皇帝更换频繁，大唐帝国已江河日下，暮色已经降临。

这一时期虽然朝政腐败，但市场经济却日益繁荣，市民阶层已经形成，士大夫狂热的游宴生活和青楼买唱更加活跃，人心的浮躁，高消费的狂热，涂抹出那个时代光怪陆离的色彩。

白居易呱呱落地的前夕，一声啼哭，唐帝国又一位大诗人刘禹锡分娩诞生了。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是文学史上很风光的年代，两位诗人同乡又同庚，他们的诞生是唐帝国的骄傲。刘禹锡虽写诗嘲弄白居易，其实他也是个“问题诗人”，作风也糜烂得够呛，表面上比白居易有所收敛。

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唐朝读书的男人来说，写诗是主业，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写诗出人头地，靠写诗扬名立身，靠写诗敲开仕途大门，靠写诗实现人生价值。

盛唐时期，唐朝诗人具有酒神精神，英雄气概，边塞诗的出现，更展现出那种奔腾翻卷、气势磅礴、高山大河的雄健景观，正如《诗家直说》所言：

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消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

而到了白居易时代，唐诗变得庸俗，低俗，龌龊了。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开创了“艳诗”创作的先例，他在《和梦游春诗七十韵》、《赠双文》、《梦昔时》、《会真诗三十韵》等等，放肆地宣泄性意识，赤裸裸地表现云情雨浓男女交欢的细腻而真实的场景。人性的堕落，色欲的疯狂，性心理的变态，在中唐自白居易以来大量出现。他们以猥亵的态度对待女性，这些人士子已成衣冠禽兽。白居易其人品、人格都不可取，他打击青年诗人张祜就是一例。他对后来者不仅不提携、帮助，反而借助他在文坛上的威望、名气既狠又毒地打击后人，后来白居易和元稹协同作战，打击杜牧、李商隐，不遗余力。

恶有恶报。白居易死后，杜牧在为他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借机抨击了白居易、元稹：“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淫词蝶语……人人肌

骨”，杜牧大声疾呼：“用人法以治之”！这是杜牧的一张大字报，痛快淋漓地批判了白居易、元稹，甚至要求绳之以法！

晚唐诗人司空图曾评论元、白的诗说：“元白力就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那就是说，元、白的诗品犹如都市那些财大气粗、鄙陋不堪的富贾大商，令人作呕。苏东坡从来不喜欢元白，斥之为“元轻白俗”。所谓轻者是指艳俗，所谓俗者是指俚俗。可见，在宋代，白居易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的尊重，更没有把他列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倘若李白、杜甫地下有知，也会敲坏棺材板，跳出来，抗议，羞于与此人为伍。

2008年2月29日草，2008年8月10日改